

## 第三殿-譬喻品

諸位賢者：

今天我們來到「法華勝境」第三殿-譬喻品。

三周說法，第一是「法說周」，直接以說法的方式，說明開方便門、示真實義、會三歸一的道理；第二是「譬喻周」，第三是「因緣周」。

在「法說周」中分四大段：第一「正說」，即「方便品」所講的；現在是第二「領解」，佛說的意思，弟子們聽懂了，領受了解；第三是「述成」，佛表示弟子們所理解的很正確，一點沒有錯誤；第四「授記」；至此，一周說法便算圓滿。

三周說法中，每一周都如此，有「正說」、「領解」、「述成」、「授記」四大段。「法說周」中「正說」一段已完，現在開始說第二段「領解」，這即「譬喻品」前面的一部分。而此品真正的譬喻，是屬於「譬喻周」的一科，所以本品雖名「譬喻品」，而內容實在不全是譬喻。

上面「法說周」，一向都說是為上根人說。佛的弟子，除了增上慢人，雖然人人都要回心向大，不過根性的利鈍還是各各不同的。所以「法說周」一說，上根人立即了解，因此，佛即為之授記。有的還不徹底了解的，佛再為說譬喻，他們也因此而領悟，而蒙佛授記。這樣，佛為三根故，而說「法說周」、「譬喻周」、「因緣周」。「法說周」為上根人說法，依本經看起來，所謂上根人，主要是舍利弗。佛在上面「方便品」中對舍利弗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舍利弗的智慧第一，為釋迦佛上座弟子，別人對於會三歸一，必定成佛的道理，還不能夠堅定徹底、決定無疑，而舍利弗第一個能夠斷疑生信，決定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佛。故由此開始，即是舍利弗領解佛說的道理，而表示對於「方便品」，自己能夠了解，斷疑生信。

但顛倒妄想有個問題：它本來是不存在的。那怎麼有呢？諸法因緣生，它是由每一個人不同的生命經驗所累積而來的。所以這個就比較複雜了。比方說我們填飽肚子，有些人他喜歡吃飯，有些人喜歡吃麵條，有些人喜歡吃包子，就是各打各的妄想。因為妄想不是一個真實的東西，它是從無量劫來每一個人生命點點滴滴累積而成，所以它非常多元化。佛陀只好把眾生的妄想分成三類：聲聞、緣覺、菩薩。佛陀施設一個藥方，以幻化的法門對治幻化的妄想，先做這件事情。所以佛陀就只好怎麼辦呢？佛陀把成佛之道暫時地隱藏起來，然後為實施權。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必須務實地面對我們生死輪迴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先面對自己的顛倒妄想，才有資格談菩提道。所以，我們剛開始修學是偏重在自己內心的自調。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當我們不斷地根據聲聞、緣覺、菩薩的三乘法門慢慢趨向解脫以後，那麼後半段怎麼辦呢？三乘法門這個車，它只能夠引導我們了生死、趨向涅槃，它沒辦法引導

我們趨向無上菩提，所以到了三界以外我們必須要換車了，因為這個車走不下去了。所以這個地方問題是怎麼來的呢？就是怎麼樣能夠會權入實？我們剛開始是偏重在破妄，破妄的所緣境是我們五蘊身心裡面的種種妄想；那麼等到你離開三界以後，你要面對的是開顯自性的功德，那開始內觀了，內觀真如，觀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開顯你真如本性的功德。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就是說，我們剛開始修三乘法，解決生死問題，這個是可以理解的，也必須這樣做的。但是我們怎麼樣從一種三乘的方便法門把它會歸到一佛乘的一念心性？這個就是《法華經》，只有在《法華經》講到這麼一個對接的方法；而且《法華經》的意思，你越早對接對你越有利。不是說一定要等到離開了三界再來對接。晚了，太晚了！因為你拖得越久，你形成的法執越重，你要調整你的心態越困難。

所以我們有幸學到《法華經》。其實，按照佛陀的「會三歸一」，《法華經》的意思就是說，出離三界跟成就佛道是不衝突的。你念佛，你可以把精神放在所念的佛號，因為這是佛陀施設的方便，仰仗佛力攝受；但是你也可以花一部分的精神來內觀真如，你來觀你能念的心。「內觀真如，外順彌陀」。《法華經》形成一種雙向的修學：我們一方面仰仗佛力來超越三界，一方面內觀真如開顯自性的功德。這樣，能念的心不可思議、所念的法不可思議，所以形成兩種力量的修學，叫做蓮花式的修學——外有蓮花，內有蓮子。

那麼本經其實前後有七個譬喻，我們解釋一下。這個法華七喻是非常有名的：第一個就是「譬喻品」的火宅喻，「信解品」的窮子喻，「藥草喻品」的雲雨喻，「化城喻品」的化城喻，「五百弟子授記品」的繫珠喻，「安樂行品」的鬘珠喻，還有「如來壽量品」的良醫喻。

這個地方是第一個，火宅喻。其實火宅喻是包括了兩個部分：一個是「三車一車」，還有一個「三界火宅」，這兩種譬喻。這兩個譬喻在法華七喻當中是最全，內容最完整，也最多，而且是最前面，所以獨稱「譬喻品」。

第一個，就是釋迦牟尼佛他以大悲心來到人世間以後，本來想要度化眾生，讓一切眾生成佛的。但是他親眼看到了一個問題，就是看到眾生的身口意的障礙，就是三界火宅。他看到眾生的法界起火了，整個三界陷入一片的火海。當然這個火有兩種：一個內火，一個外火。內就是煩惱，外就是果報，外境。就是外境刺激你的煩惱，那個煩惱去造業；造了業以後，你又創造一個更不好的環境；這個環境又刺激你，你又更容易造業……就形成惡性循環，這個火就越燒越厲害，展轉相續。這是佛陀看到的第一個問題，他看到整個三界已經陷入一片火海當中。所以這個時候不是解決成佛的問題，要解決這個火的問題。這是第一個，佛陀看到了眾生的問題，所以講到「三界火宅」。

第二個，佛陀講出了解決的方法，講「三車一車」。我們看佛陀在解決三界火宅時，他不是說，欸，沒事，我們生生世世留在三界裡面行菩薩道。不是這樣子，不是這樣。佛陀並沒有提出消滅火的方法，而是要我們趕快離開。這個火沒法救了，不是我們凡夫可以救的，超越我們的能力。只有一個方法，趕快坐著你的車子離開這個火宅。佛陀提供了三種車子，你有三種選擇：第一個用四諦，第二個用十二因緣，第三個用六度，用三乘的車子把我們帶出去。那麼「三車」為什麼要多一個「一車」呢？因為帶出三界以後，你怎麼把這個三車跟後面成佛之道的一車做一個對接？佛陀講「三車一車」的譬喻。

所以，整個「譬喻品」就講兩件事：第一個，三界的問題就是火；第二個，解決之道就是三車。那麼坐完三車以後，怎麼樣改搭一車趨向成佛。整個「譬喻品」就講這兩件事，講火宅跟三車的關係。

太虛簡述本品大意如下：

此品來意：由佛法說盡廢昔權，以顯今實，二乘一向自絕成佛之望，身子(舍利弗)上根，既聞佛慧，心大歡喜，自信作佛，故述領悟之懷，世尊特為授記，中下根人，向執權乘未肯頓捨，故佛說火宅喻，許賜諸子三車一車之權實，中根之人始得領悟。

今以長者驚入火宅救濟諸子，又為一大事之譬喻也。舍利弗初聞佛說則心大驚疑，甚至以佛為魔者，是則幾乎永絕其分矣。若非佛以種種因緣而調伏之，則此疑不能釋，其心終不能安。以引三世諸佛之儀式，始信佛心，乃知波旬無此事，以我墮疑網，故以佛為魔耳。佛以柔軟微妙說法，種種因緣以顯實，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故我心歡喜自知定當作佛也。

身子雖小乘，蓋蒙佛恩，受佛教化非一日矣。尚不知佛心，將以為偏黨，況其他乎？今因聞佛說真實之法而出，故云從佛口生。化我一向執著鄙吝之心，故云從法化生。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故云得佛法分也。

解釋一下本品大意：

經中舍利弗因所聞者為如是權法，而所見者則為諸菩薩受記作佛等事，故甚感傷，自失於如來不可度量之知見也。即舍利弗自疑何以獨受小乘之度脫，並悔當日不早從大乘法修習也，謂我等常自悔恨同聞佛法，而佛不以大乘度我，為我等不仰待佛說成就菩提因行之咎。然實由我等不解佛之方便說法，而即以此方便為佛法之究竟，遂思惟取證，以是致生疑悔耳。今聞前說小乘即是一乘之方便，則是我等前所修證者，並非有背於大乘，正可由此以趨於一乘之究竟，仍為真佛子，仍從佛口生，仍從法化生，且因佛說，可證我等為已得如來法身之一部分，更何有所修小乘法終非大乘之疑，及往昔不早修習大乘之悔也哉！

舍利弗尊者跟目犍連尊者，都是大阿羅漢，安住在不生不滅、無大無小、畢竟空寂的涅槃。但是舍利弗尊者在法華會上，跟佛陀表達說，他雖然安住在不生不滅的空性裡，但是看到這些大菩薩，隨順諸佛轉大法輪、廣度眾生，內心生起慚愧心，對此功德有希求、好樂之心！

通常小乘行者有二種：一種是直趨小乘，所謂的定性聲聞；一種是退大取小的小乘。舍利弗尊者過去生，曾熏習修學過大乘法，因為遇上惡因緣而退大取小。但是迦葉尊者，他的心情就不同，他很坦白跟佛陀說：我看到諸佛菩薩，成熟眾生、莊嚴淨土種種功德，心中沒有任何好樂心，就是歡喜安住在空、無相、無願的三昧境，自己受用就可以了，認為他的大事已辦了。當然，眾生的根性各式各樣，當我們對空性有所執著時，就應該思惟「不空」以對治。

當我們踏入了佛門，開始學佛以後，我們未來的生命要處理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苦樂的問題。這是我們凡夫最現實的問題，就是我怎麼能夠讓自己離苦得樂。當然佛法的意思就是做兩件事：懺悔業障、積集資糧。一方面透過不斷地對過去的過失進行追悔、訶責；一方面，對於未來，我們透過布施、持戒、忍辱的善業的修學來積集資糧。所以我們的學佛，第一個目標就是離苦得樂，就是藏傳佛教說的下士道。當然這個要花很多時間。

第二個是離苦得樂以後，解決空有的問題。當我們追求快樂以後，慢慢會發覺三界的快樂是有問題的。「以有煩惱故，有諸罪業故，有老病死故，非實安樂住。」我們這個快樂，是在什麼環境下享受呢？第一個，夾雜煩惱。因為你追求快樂，你有得失心，「得時多怖畏，失時懷憂惱」，所以得快樂的時候你也不安穩。你一天到晚要麼就是怖畏，得到的時候你也沒快樂，你害怕失去；失去的時候，你也不甘心。所以我們這個快樂是夾雜著煩惱、業力跟老病死的折磨。後來我們想一想，不划算！這快樂太少，痛苦太多，這個三界的快樂不值得留戀。所以，真正的快樂，一定要把生死給結束掉。只要我們還在三界一天，就沒有真正的快樂。輪迴沒有結束，我們就沒有資格談快樂。所以我們就開始怎麼樣呢？從假入空。這個時候我們好樂空性。在空性裡面，「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我們起大歡喜心。後來我們開始修正我們的思想：原來追求快樂的思想是不對的，人生要追求寂靜才對，因為追求快樂要付出代價。這個思想你不改變，那後面就有很多的三惡道的過失等你了。所以我們從追求快樂的思想提升到應該追求寂靜——好樂空性，追求寂靜。

第三個是成就菩提，在得到寂靜以後，當然寂靜很舒服，雖然它沒有很快樂，但至少也沒有痛苦。我們人是這樣的：快樂不著急，離開痛苦很急迫。空性，雖然「照見五蘊皆空」，不見得會產生快樂、莊嚴，但是起碼「度一切苦厄」。空性的特點是，它會讓你離開痛苦。離開痛苦對我們來說就很不錯了。但是寂靜一段時間以後，你看大乘經典，看到佛陀的功德以後，你會想說：我們不能就是追求寂靜，我們應該有更高的理想。所以就開始所謂的菩提的問題了，無上菩提。就是說，既然我可以做得更好，何樂而不為？追求快樂，然後安住寂靜，所以第三個就是成就菩提。本來這是要三階段完成：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不要說三大阿僧祇劫，正常人要花無量阿僧祇劫，慢慢走，因為你得進進退退。但是你學《法華經》，可以一次到位，快速成就，叫做大白牛車。

經云：

爾時舍利弗踴躍歡喜，即起、合掌、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今從世尊聞此法音，心懷踴躍，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從佛聞如是法，見諸菩薩授記作佛，而我等不與斯事，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世尊，我常獨處山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說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乘而得度脫。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世尊，我從昔來，終日竟夜、每自克責。而今從佛，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泰然，快得安隱。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

本來，阿羅漢對世間一般事情，對於別人的讚歎、供養，無論怎樣好的事情，也不會像一般人那樣歡喜得跳起來的。阿羅漢的心境非常的平靜，所謂心如止水。但是，凡是對佛菩薩的微妙功德，一遇到了，會像孩子見了糖般地歡喜得跳起來。在阿羅漢中，有一位老上座摩訶

迦葉，是一位老比丘，嚴肅老成，不輕言笑，可是有一次聽到大樹緊那羅王彈琴，他居然喜極而手舞足蹈。大樹緊那羅王問他：「尊者：你是耆年上座，怎麼也會歡喜得跳躍起來呢？」他說：「世間五欲的事情，我一點不感興趣，可是，一聽到佛菩薩的功德，便不由自主了。」所以，佛說一切眾生都要成佛，舍利弗聽到即有說不出的歡喜。本來是有懷疑，有憂悔的，現在歡喜了，疑悔也消失了。這是因為聽了佛在「方便品」中說的法而歡喜。

舍利弗從前心中的懷疑懊悔，完全消除，所以歡喜快樂。在過去，舍利弗也曾聽過大乘佛法，說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佛，佛有如何如何的功德不可思議。舍利弗當然都是聽過的，不過他當時的感覺完全不同。所以他說：「我」過去「從佛聞」這種「法」，要修大乘法門，說諸法實相，法性本來寂滅，與佛種種功德，當時還能聽懂，還親自看到佛為「菩薩」們「授記成佛」；可是這許多事情好像與我們聲聞人無關，所以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傷」。「無量」無邊的「如來」「知見」，我都「失」掉了。

這好像大家同在一個地方，等到要分獎品時沒有自己的份兒，心裡當然有無限的難過。舍利弗從前並不是沒有聽過大乘法，如《般若經》、《方等經》、《大集經》等許多大乘經典，都聽得很熟。不但懂，而且能講，像《般若經》中，須菩提尊者大講其般若波羅蜜多，大講大乘法門。講是會講，但總覺得我們是小乘，這一套都不是我們小乘的，已證阿羅漢果，一切都已經圓滿，這不是我們的事情了。像這許多好的事情，聽也聽到，講也講過，可是，都沒有我們的份，這在心裡當然會引生傷感了。

舍利弗說：「我」時「常」一個人在「山林樹下」，或靜「坐」，或經「行」。這是當時印度聲聞阿羅漢的生活習慣，他們除了到城裡化食，遇到人少說幾句法之外，回來吃飽飯就在樹下靜坐經行；一天到晚都是這樣子，生活最簡單。他們除靜坐經行之外，或修現法之樂——禪定之樂，而領受法味。舍利弗常「作」這樣的思索：「我」們是證入法性，與佛、菩薩「同」證「入」此「法性」。所謂三乘同入一法性——聲聞、緣覺、菩薩都是同證平等法性的，為什麼「如來」要「以」「小乘法」來「濟度」我們？度脫我們呢？換言之，我們與菩薩一樣同證法性，那為什麼我們是小乘，而菩薩能成佛呢？

為什麼證法性平等時無差別，而在修行證果時有三種果位的不同？即大小乘的不同。既有大小乘的不同，為什麼證悟理性時又平等呢？舍利弗因此而生疑，這在聰明一點的人都可以想到的。舍利弗是智慧最大的，大智舍利弗，本來是代佛揚化，菩薩化身的，當然不會懷疑佛不平等，而以小乘法度脫他們，所以下面說：「是我等咎，非世尊也。」都是我們的不好，並不是佛的問題，為什麼呢？假使我們「待說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無上正等正覺，即是成就無上佛果。佛果為什麼會成就呢？要有因緣，要發心修行，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是因，是成佛之因——即是宿因，這約能成無上正覺而說。

換言之，比方父親拿出好東西來，分給孩子們每人一個，先拿出一個小的、不好的，被一個孩子很快地搶去了，以後再拿好的出來，便沒這孩子的份兒了。假如我們小乘人等待佛說成佛之因，再發心修行，佛「必」定「以大乘」法門救「度」我們。比方佛說聲聞四諦法時，你說你的，我不聽不管，等到佛說大乘法才接受，依大乘法修行而決定成佛。這問題是自己「不」知佛說聲聞、緣覺法是「方便」，是為了適應眾生的機「宜」方便「說」法。因為我們是「初聞佛法」，以為是究竟之理，即相「信」接「受」、「思惟、取證」，「取證」即是成

就，得到。以至佛再說大乘時，便沒有自己的份了，只好怪自己。

佛說小乘法時，菩薩也聽到，真正的菩薩是發菩提心的，遍學一切法門，大乘法、小乘法都要學。學小乘時，菩薩說：「今是學時，非是證時。」菩薩學小乘法，不取證，不發生障礙。小乘人不懂方便，而執著方便，於是取證，以為到家了，不要再學了。菩薩則以小乘法為走向大乘的過程，一條向上走之路，並不是已到家。所以舍利弗未聞《法華經》之前心生懊悔、疑惑，但不說佛不平等，只怨自己不好，為什麼要急於學小乘，而不待佛說大乘法才發心修行呢？這是說得小乘法未得大乘，失掉大乘法的一種疑悔。

好，我們做一個說明。這個地方講出阿羅漢聖者當時的疑惑。說世尊！「我常獨處山林樹下」，這個應該是在舍利弗尊者成就阿羅漢果、遇到了方等時以後了。他經常在人煙稀少的山林樹下，做什麼事呢？或者打坐，或者經行。他在寂靜中就思惟一件事說：「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說，我們同樣地跟佛陀學習，只是因為根機的不同，我修四諦法，他修六度法門，我們的目標都是了生死。但重點是，我證得了我空的真如，菩薩也證得了我空真如，我們是同樣以我空的真如而了生死的，從所證的真理來說，都是照見五蘊皆空，沒有差別。那麼為什麼我的我空真如是一種小乘的涅槃，是一個自受用的涅槃，只有得到一種涅槃寂靜樂，然後什麼都沒有，裡面空空蕩蕩的只有寂靜。雖然沒有煩惱，沒有生死，但是也沒功德。

這個言下之意，藕益大師的意思就是說，聲聞人在方等時對佛陀生起疑惑，懷疑佛陀的心有所偏私。就是佛陀對菩薩比較好，佛陀把大的涅槃給菩薩，佛陀把小的涅槃給我們。在方等會上聲聞人是生起了疑惑，是這麼一個情況。因為實際上他也在方等會上，他也跟菩薩接觸，他也感受到菩薩的境界的確比他們高，所以他心中是有疑惑的。

到了般若會上，佛陀把菩薩的因地展現給他們看，就說，你不服氣，好，我把菩薩的因地給你們看。就是說，你的因地只修四念處，菩薩的因地是以無所得心廣修六度法門。所以，當般若會上佛陀展現菩薩的因地的時候，聲聞人從懷疑變成後悔，開始自我反省，「是我等咎」。懷疑的對象是針對佛陀，後悔的對象是針對自己。因為到了般若會上，他看到菩薩的因地，真的是，那比我們殊勝太多了！到了般若會上，阿羅漢開始自我反省了。他說其實不是佛陀偏私了，是我們自己的修學有瑕疵。

「非世尊也！所以者何？」因為「若我等待說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乘而得度脫。」就是如果我們今天稍作等待，不要急著去證入小乘的涅槃，等待佛陀說出成佛的正因。什麼叫「成佛正因」呢？就是發菩提心，廣修六度的一個正因。然後我們去修這個大乘的正因，我們當然就得到大乘的涅槃。但是可惜的是，當初接觸小乘的四諦法的時候，我們不瞭解這是佛陀的方便跟隨宜。方便是約著法來說的，佛陀開出不同的大小乘的法門，叫做方便；隨宜是約人，佛陀把什麼法給什麼人，叫做隨宜，約人叫隨宜。我們不知道這三乘是佛陀的方便隨宜的說法，一聽到《阿含經》的四聖諦以後，就馬上修學四諦法而思惟取證。

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阿羅漢們從方等的疑惑變成了般若的後悔。他的後悔是這樣說的，就是說，佛法講因緣果報，這因緣果報的道理不是只有世間的有漏的因果，包括出世間也是因

緣果報，這通於世間法跟出世間，都是因緣果報。阿羅漢在般若會上的後悔是這樣來的：三乘的因地不一樣，菩薩的因地是發菩提心、修六度，我的因地是發出離心、修四諦，所以這三乘的道就各走各的。而我已經怎麼樣呢？我已經錯失了菩薩的因地！

也就是說，開弓沒有回頭箭。所以阿羅漢為什麼甚自後悔跟感傷？覺得說我永遠沒有機會成佛了，因為我的因地已經是這樣子走過來的，因為我錯失最好時機了！我當初要是稍微等待一下，不要這麼匆忙，好好的把整個方等、般若都聽完了再來修學，我怎麼《阿含經》一聽到四聖諦就馬上證入呢？他以為說這件事情是不可挽救了，沒辦法救了。你錯失了因地，你後面就沒機會了。

《法華經》的意思就是說，你做什麼事情，請你把眼光放遠一點看，你不要只是想到短線。要離開三界，你想想看，你這個操作方法，等到你離開三界，直到你往生以後，你未來成佛怎麼走，所以《法華經》有這個好處。就是說，你要檢查你現在的路對你以後的成佛之道有沒有不好的影響。你說我以後再說，你以後就很難說了。你就是阿羅漢這樣，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他是運氣好，遇到佛陀，用《法華經》把他救出來；你要沒遇到《法華經》，那你就覺得這個感傷就一失永失了，那誰也救不了你了，永遠就卡在這個涅槃寂靜了。

古人說「成佛的法華」。你說，我不學《法華經》，難不成我就不成佛嗎？你還是可以成佛，但是你走的是彎路，你沒有找到捷徑，就像念佛一樣。你說，我觀想、觀像也可以往生。也可以，沒錯。但是持名一法，直接穩當。你只要創造一個音聲，一句彌陀念、誦、聽，你創造一個音聲，再把它聽回去，你就能夠「即眾生心，投大覺海」。下手易，成就高，你何樂而不為？這持名就是往生西方的捷徑，而法華視成佛的捷徑。

諸位！如果持名是跟彌陀感應道交，它是提供一個捷徑，那《法華經》就是成佛的捷徑。它也可以說是「即眾生心，投大覺海」，只不過持名是他力攝受，《法華經》是自力成就。我們只要透過一種正確的操作，其實成佛沒有我們想像的這麼困難。只是我們以前摸不到正確的方法，就是瞎子摸象，到處亂找。

**經云：「……見諸眾生為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煮，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眾苦，後受地獄、畜生、餓鬼、之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眾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為患。舍利弗，佛見此已，便作是念：『我為眾生之父，應拔其苦難，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

講到小乘人的懊悔，下面以舍利弗尊者為代表，懊悔自己錯發小乘心、修小乘法，因而成就小乘果。看到菩薩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所以神通廣大，積集無量無邊功德莊嚴；而自己證了小乘果位，就沒有辦法了，這就知錯了。自己發心發錯了，修行修錯了，所以講我自己失於如來無量知見。這不是懊悔嗎？因此，在佛說《法華經》之前，小乘都一定有疑，都一定有悔。當然，這是代表許多大智慧的聲聞。發菩提心、修菩薩行的人也有疑惑。菩薩怎麼會有疑惑呢？這一種是初心菩薩，他們雖發菩提心，要學大乘法門、要成佛，但有時候也會擔心如此修是否能成佛。佛果如此廣大無邊，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無量阿僧祇劫的修行，那

麼難，疑惑自己是否能成就，這是一種疑。

還有另一種疑：佛說的小乘，到底是不是究竟圓滿的？若是究竟圓滿的，那我們簡單一點，自己了生死就好了。假使小乘將來還要成佛的話，那我們就往回來，何必去學小乘呢？他也不知道究竟小乘將來會不會成佛，他也還有疑惑；自己想發心成佛，將來到底成不成了佛，他自己也有疑惑，初心菩薩也有這兩種的疑。不過，就懊悔來講，普通的菩薩倒是沒有什麼懊悔。

也有會懊悔的，怎麼懊悔？就是發菩提心、修菩薩行以後，辛辛苦苦地要利他，這個菩薩也不容易做。尤其是一番好意去救人，結果卻挨罵、挨打，這又何必呢？他因此懊悔了，這一懊悔他就退心了。

所以，小乘人有疑悔，初學菩薩也有疑悔，其根本問題在於一點：到底小乘人會不會成佛？問題只有一個，假使小乘決定要成佛，那麼聲聞人也不用有質疑、懊悔了；初發心菩薩也不會疑悔了，因為小乘終要成佛，直直去修菩薩道，發心利他、受苦受難，精進修種種波羅蜜，就好了，何必走那迂迴的道路去學小乘呢？

三乘的疑悔，真正的問題就是到底小乘人會不會成佛。《法華經》宣說一乘實相，佛陀導入善法，以善來破惡---你要執著，最起碼是依止善念；再從善念當中，發覺善念是擾動的，而是不寂靜的；之後佛陀就講空性、寂靜；最後佛陀才告訴我們：空性也不究竟，一定要從空出假，廣修六波羅蜜，起發自性的功德，成就佛道。這時候才正式趨向於無住，之後就是真空妙有，一心真如。所以佛陀言說的目的，就是要我們次第的離念：遠離惡念、遠離善念，最後遠離空性的念頭。為什麼？因為念一切法，不管是有相的念、無相的念，都令心產生生滅對立，就沒辦法悟入一心真實的智慧了。我們的果報體，在生滅門當中修學，可以得到人天果報，也可以從無相行成就二乘的涅槃；但是想要成就法身菩薩，那就一定要入一心真如的平等觀---法界一心，修不二法門，才能夠契入法身境界。在修行過程當中，佛陀演說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的法門；但是你要知道這些法門是為了「離念」。為什麼呢？因為布施是要我們遠離慳念，持戒遠離惡念，忍辱遠離瞋念，乃至智慧遠離愚癡的念頭...每一個法門，都有所要對治的煩惱，重點是最後入平等觀。

重點不是事修。諸位！佛教不在事修論高下，《金剛經》說的，「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根本沒有高下，關鍵是你用什麼心態來操作這個法，這個能念的心！你的操作永遠只是善惡的業果。你看有些人，他做什麼事都是想到為了來生的快樂。你為了來生的快樂，你做什麼天大的事情，就是人天果報，因為你完全沒有出世的善根，你沒有無常、無我的智慧，你沒有菩提心的智慧。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積集資糧，為了你來生的快樂而做的。

所以，《法華經》的意思就是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跟你操作的工具沒有關係，跟你的心態有關係。因為你遇到的第一個法門，它的意義只有一個，就表示你過去生跟它有緣，這個法門跟你熟悉。剛開始，的確是契機比契理重要。

**「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



「真是佛子」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從佛口生」。你必須要聽聞《法華經》，產生信解。佛法的修學不是說，你今天找一塊山，蓋一個茅蓬，然後住在裡面，別人幫你送飯吃，你雙腿一盤、眼睛一閉就可以修學。沒那麼簡單！「欲知山上路，須問過來人。」佛法需要有傳承的，不是你自己去摸索。你這個摸索叫外道。外道就是在禪定裡面胡思亂想，持牛戒、持狗戒，它沒有傳承。所以學佛第一件事情，「從佛口生」，聽聞佛陀的法音，你要跟善知識如理地學習，佛陀的法音代代相傳，從佛口生。

第二個，「從法化生」。前面的「從佛口生」是聞慧。這個法，「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它本來是一個法音，是一個音聲，文字，但是在心中你不斷地去思惟以後，欸，依教起觀，依觀生道，你的心中產生一個道的力量出來了，有一個道法的力量，「從法化生」。你心中本來是一個音聲，但是你不斷地從音聲去思惟以後，這個音聲在你心中轉化成一種道法，可能是解脫道的力量，也可能是菩提道的道法。那麼這個時候，你就產生一個由道法生出的新的生命，叫做善根力。

「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是一個因地，最後果地，「得佛法分」。這個是只有大乘一佛乘才有。蕩益大師說，小乘人沒有「得佛法分」。他有「從佛口生」，因為小乘的四諦也是聽佛說的，他也不是自己胡思亂想，是佛陀的傳承；他也不斷地知苦、斷集、慕滅、修道，證得我空的道法，他的確是有道法。但是他沒有資格叫「得佛法分」，他只有涅槃寂靜。佛陀的萬德莊嚴，月印千江，百界作佛，他沒有。

當然大家會問，舍利弗尊者沒有聽《法華經》之前，他沒有「得佛法分」，那就是一個涅槃寂靜，怎麼聽聞一部經典以後就「得佛法分」呢？因為心態改變了。心態改變是最關鍵的。諸位！他從一種向外攀緣，攀緣三乘法，心外求法，到內觀真如，他整個心態改變了。就是他內心已經開顯自性的功德，開始啟動自性功德力了，所以他就變成「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他已經傳承佛陀的家業了。這個就是信解，從信解開始。

經云：

**「舍利弗，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一，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如來亦復如是、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何以故。如來有無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眾生大乘之法，但不盡能受。」**

其實，阿羅漢一路走來，這個都是佛陀的布局。你想佛陀要你成就阿羅漢，佛陀肯定是為你好，他一定知道你必須經過這個過程。就像有些人，我們一定要先到淨土去，再迴入娑婆。當然，你今天離開了娑婆世界，你用過度的操作，你對娑婆世界的生死極度地厭惡：我受夠了，再也不回來！那有障礙，是你自己的心態產生障礙。你不能怪說，佛陀，你當初幹麼設計淨土法門？是吧？你不能這樣講，法門沒有錯。所以我們但修其法，但是不能生執。

法執法執，重點在那個執，法可沒有錯！佛陀讓你操作法門，他是給你個方便，結果你弄假成真，你在法上加一個執，結果你自己造成了障礙。你不能說佛陀當初就是偏心。你看我到了淨土以後，我證得是小乘的果位，我同梯的到淨土以後證得初地。釋迦牟尼佛說，這可不

能怪我。同樣一句佛號，你是怎麼操作的？心力不可思議，法只是個工具。

昔本不失，因迷故失。就是說，本來阿羅漢什麼也沒有失掉，你自己自我設限。你一直認為你是阿羅漢，你有法執，所以法執引生所知障。當然，阿羅漢沒有煩惱，這是沒有錯的，但是他沒有看清。這個所知障就是障礙所知的境界，你看不清楚。就是說，你把方便當真實，結果你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

我們眾生法界，從因緣所生法來說是煩惱障、業障、報障，這當然不妙了。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因緣所生法——所謂輪迴的後遺症撥開來，佛陀說，能夠使令我們開示悟入佛的知見。也就是說，佛陀為什麼能夠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呢？表示我們有那個知見。諸位！佛陀不可能把一個東西送給你，不可能。佛陀只有引導你去找到本來屬於你自己東西。所以佛陀的知見、佛陀的智慧，是在所有的污泥當中，煩惱障、業障、報障當中，有一個佛陀的知見。

佛的身、語、意如何說法？約身業說：應以丈六比丘相得度者，即現丈六比丘身；應以盧舍那身得度，即現盧舍那身；應住八十年，即現八十壽；應住無量無邊大劫，即現無量無邊大劫；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一切一切都是他甚深微妙的大法、大巧、大妙用。

約語業說：佛說法時，要講淺就講淺，要講深就講深，應說有即說有，應說空即說空，應說三乘即說三乘，應說一乘即說一乘，說來說去，都是恰恰好，這是佛的語業不可思議的妙用。

約意業說：至於佛的意業呢？一方面是依自身的究竟圓滿，二方面佛都是依眾生的理解而理解，依眾生的心境而描寫眾生的心境，佛可以行種種的方便。

以上都是佛菩薩之三業妙用不可思議。

說三乘是方便，一乘是究竟，這是對的。如果說三乘、一乘都是方便，也可以。這有根據，如佛對勝鬘說「一乘大方便」，法華經也說「第一義為方便」-是故說三乘、說一乘均為佛的善巧方便，為適應小乘人而表面說三乘，實際即是一乘。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聲聞、緣覺、菩薩也都得成佛，這才是佛法真正的無邊妙用。若是三乘與一乘格格不入，或是淺不能成深、深不能成淺，佛法有什麼妙？平常說開權顯實示真實相，如果說小乘永遠是小乘，大乘是大乘，隔礙不通，即不成其為妙方便了。

如學佛的人，在未悟無生忍以前，各人的修持方法都不盡相同，有念佛求生西方，有求生彌勒淨土等各式各樣，這都是一種方便，而目標則是一致的。又如我們為了要吃飯，必先端菜擺碗筷等，這是方便，有了這方便才能達成吃飯的目的，這是一樣的道理。然而我們不能因方便而執為究竟，將最終目標忘掉了，方便中含有辦法，否則即成為執權喪實，方便也失去方便的意義了。

《楞嚴經》跟《金剛經》是破妄，《法華經》是顯真。它透過一心三觀，觀十法界十如是，從心法裡面趨向佛法界，這個是成佛的捷徑。就是從心性來帶動緣起法，這個叫做稱性起

修。

我們凡夫是在因緣所生法裡面活動，所以弄得自己傷痕累累，人生無解。然後呢，你修空觀，我跟因緣所生法隔離，完全落入空性，跟因緣法隔離了。這也落一邊，就偏空了。心性不是這樣。心性的好處：它本身能夠超越因緣，它又能夠跟因緣互動。就好像蓮花，它沒有離開污泥，但是它能夠吸收污泥的養分，促成它的成長。

經云：

**舍利弗！汝於未來世，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供養若干千萬億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佛，號曰華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大夫、天人師、佛、世尊。**

授記，約被授人說，加深信心，加倍努力修行，而且令其他人看齊。如初心菩薩有疑心小乘究竟否？菩薩仍會退為小乘否？聲聞行者見同行者回小向大，得授記作佛，自己也應學大乘。菩薩一見聲聞將要成佛，自己想退道心都覺得太冤枉，自然而然決定堅固修菩薩道。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啟發作用，所以佛在經典裡時常為菩薩授記。

要圓滿行證菩薩所行之道才能成佛。那麼菩薩要到什麼時候才算圓滿呢？在菩薩發心成佛，未決定以前，不算數。要到決定性以後，還要經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所以，許多大乘經都說，最好不要走聲聞迂迴路，因為證阿羅漢果之後再發菩提心，修菩薩道，還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達到菩薩三大阿僧祇劫數目的時間內。尤其聲聞最初發心是為自己了生死解脫的，已經養成對眾生缺乏慈悲同情的習慣性，沒有熱情度眾生。即使已回心向大，而自利習性根深蒂固，仍是拖拖拉拉的，慢吞吞地來。就是吾人的一舉一動，亦會養成習慣，如人平常即慳吝成性，偶而發心要修功德了，一到真正要拿錢的時候，又是捨不得了。所以佛經云：眾生有貪行人，有瞋行人，有癡行人，即指對於某種煩惱習氣特別深重的意思。所以我們不要以為阿羅漢已了生死，總比未了生死學大乘好一點，依佛法說並不如此。故大乘經時常呵斥小乘，不要走迂迴路，應直接修大乘法。像舍利弗智慧第一尚要經過無數劫才成佛，難道他的根性不如我們嗎？有很多人說，本經妙得很，成佛又快。但看看舍利弗過去，佛曾教化大乘法那麼久，到本經法華會上，才決定回小向大。由此經義看，就可以證明說此語者，是依人情而說的了。

修菩薩行圓滿成佛了。將來究竟成佛是圓滿報身。約報身佛，都不是這樣說；現在是約化身如來之相，才能說在什麼世界成佛，叫什麼名，有父母等，這是佛為方便度眾而應化的，並不是究竟圓滿報身之相。釋迦佛為眾菩薩授記成佛，並不要到這階段才得化身。修到初地菩薩，真正證悟了法性空，就能分身百界，現八相成道，第二地菩薩分身千界，這叫做分證即佛。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證得一分，即可現起化相成佛。到十地以後，究竟圓滿報身，即究竟圓滿成佛，也可稱為法身佛。今釋迦佛給舍利弗所授記，也是化身佛。吾人不必追究舍利弗是初地或已究竟圓滿，因為真正到了證悟法性時，時間性已能無礙。長劫即短劫，短劫即長劫，一念即三千，三千即是一念，如《華嚴經》所說，超越我們一般的知識水準以上。

經文：



我獨經行時 見佛在大眾 名聞滿十方 廣饒益眾生  
自惟失此利 我為自欺誑 我常於日夜 每思惟是事  
欲以問世尊 為失為不失 我常見世尊 稱讚諸菩薩  
以是於日夜 籌量如是事

佛陀一旦說法，十方諸佛的大菩薩都來聽，聽完以後大菩薩再回去。不但是印度，還有諸天、人、修羅、鬼神道，整個九界眾生都來聽法。所以佛陀的攝受力、福德力是「名聞滿十方，廣饒益眾生」。

而我(舍利弗)自己，「自惟失此利，我為自欺誑」。這個就是我第二個損失了，不但是智慧功德，福德力也是不足。這個的確是。如果你去讀《阿含經》，你會得到一個感覺，就是佛陀跟你是沒有什麼差別。我們只能說佛陀演得太像了。所以在阿含會上，阿羅漢認為佛陀就是一個大阿羅漢，如此而已。就是佛陀你也是一個生死凡夫，你也娶妻，你也生子，凡夫該幹麼你還幹麼，你只有後來在出家以後，在樹下思惟開悟，然後你再成佛的。阿羅漢一路以來是這樣認為，所以他認為說佛陀的智慧跟我沒有什麼差別，佛陀死了以後也入了無餘依涅槃，跟我入的涅槃也是同一個涅槃，因為他在《阿含經》所得到的教法就是這麼一個教法。

但是，阿羅漢經歷了方等、般若以後，他可以說大開眼界。不是這麼回事！佛陀不是你說的只是一個大阿羅漢，那叫做一個「演說無上道，金色三十二，十力諸解脫，名聞滿十方，廣饒益眾生」。光是這個對眾生的攝受力，我們舉一個例子。你看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他實際生活中跟佛陀飯後經行，佛陀走在前面，他走在後面。有一隻鴿子從天上飛過來在地上。佛陀不經意地經過那個鴿子的時候，佛陀的身相影子罩到鴿子身上，鴿子感到內心安穩——佛陀的大悲心。阿羅漢還有習氣，舍利弗尊者他因為有瞋心的習氣，他罩到鴿子的時候，鴿子恐懼，趕快逃走。這一點就看出高下了。

其實佛陀，哪是說他一出生還是一個凡夫呢？那叫一個示現！所以，舍利弗尊者還沒有得到《法華經》之前，他就能夠悟到說他跟佛陀不一樣，這一點也是不簡單。他冥冥中知道佛陀原來不是阿羅漢，佛陀有中道的智慧，有三十二相，有十力諸解脫，能夠名聞滿十方，廣饒益眾生，而我什麼都沒有。自己感到自責，感到疑惑。

「我常於日夜，每思惟是事。」思惟什麼事呢？很想要問世尊一件事：「為失為不失？」我們二乘人，在般若會上看到佛陀您老人家經常跟某一個菩薩授成佛之記，說你未來能夠有什麼樣的國土莊嚴，你有什麼樣的眷屬，你能夠示現三十二相成佛之道，種種的功德莊嚴，但是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你為聲聞人授記呢？「為失為不失？」這難道是我們二乘人在修行當中有所不足嗎？或者是我們實際在修學上自身有些什麼過失呢？其實兩個都有。法門也有所不足，因為你發了出離心，沒有發菩提心，這是第一個，法門有所不足。第二個你對苦諦的操作也過當，法執太重。這兩個都有。

「我常見世尊，稱讚諸菩薩，以是於日夜，籌量如是事。」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種思惟呢？因為我常常聽到佛陀（這個常見佛陀是在般若會上）讚歎大乘菩薩的因地，某某菩薩能夠發菩提心，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關鍵是修了以後還能夠修無所得，以無所

得修六度，所以我就產生這樣的一種自我反省，「為失為不失？」這個是般若會上產生的自我反省。就是方等會上的疑惑在般若會上解除了，但是他產生另外一個，產生後悔。

諸位！每一個人證得阿羅漢以後，他認為他人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等待死亡的到來。我們一般人怕死亡，阿羅漢他對死亡是充滿了期待。他認為：「我今何用此色身，荷負眾苦不休息。」阿羅漢認為他拖了這個皮囊，對他來說是一個負擔了，但是他又不能自殺，因為自殺犯殺戒，所以他就今天去托鉢，回來把腳洗洗就入禪定，他就等待死亡的到來，因為他覺得他大事已辦。直到方等會上，他這個時候跟諸大菩薩一接觸，看到這大菩薩的甚深功德，對他刺激很大。因為他認為「我等同入法性」，就是說阿羅漢認為，我入了涅槃，你們菩薩也入了涅槃，他認為涅槃是一樣的。結果，在方等會上發覺，此涅槃非彼涅槃。我的涅槃只有寂靜安穩，菩薩的涅槃叫做功德莊嚴；甚至於到般若會上，佛陀還跟他們授記，說你的涅槃是可以成佛的。但是阿羅漢們在般若會上，從來沒有看到佛陀跟阿羅漢授記，所以心中是既疑又悔，充滿了悔恨。想當初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條路呢？因為在方等、般若會上，佛陀講的是差別法。你修聲聞四諦法，你到了阿羅漢就沒了，停了；你修十二因緣成就緣覺；你修菩薩乘成就菩薩。所以，在法華會上之前，阿羅漢是認為說，開弓沒有回頭箭，我當初選錯了因地，現在已經沒法改變。所以他充滿了悔恨：我當初為什麼就匆匆取證，我應該稍微等一下，想清楚了。所以他認為對他來說是一種重大損失。

直到法華會上，佛陀說所有人都沒有損失，任何的不足都可以把它修補過來。為什麼？因為十方佛土中只有一乘法。剛開始你是修慈善事業的，那說你是人天種性，沒有錯，從因緣上你是人天種性；你這個人接觸的是一個小乘的教理，修四聖諦的，二乘種性；或者你是修菩薩種性等等，這個都是因緣的修證。如果我們今天願意做一件事情，就是「迴光返照」，會把所有的差別相找到一個共同的平臺，所謂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樣子，你修什麼法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你已經「會三歸一」，你已經入了佛陀的菩提法性之海。那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所以舍利弗尊者從開始的悔恨，到法華會上聽到說原來他沒有損失，聲聞法就是成佛之道，菩薩法也是成佛之道，所以「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所以他前面這一段都在講他自己成長的修學過程，從最初的自己認為的損失，到最後原來可以彌補，最後生起歡喜。

諸位！成佛之道，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你有你的路子，他有他的路子，我們只求真理一樣。就是你回去打坐的時候跟他打坐的時候，你迴光返照入的真理是一樣的。你們從佛堂出來，你做你的，他做他的，事修不可能一樣。所以這叫常同常別。你喜歡布施，不影響你成佛；你喜歡持戒，也不影響你成佛。事修沒有決定性，「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就是你為什麼要布施，這個比較重要，你的因地發心。說我布施為了追求快樂果報，我因為深信因果而布施，那你的檔次就不太高了，因為你依止的理論是要追求快樂。說我布施，因為我不可得，無常、無我；既然我不可得，我放棄主宰，眾生有需要我就給他，聲聞種性。其實按《法華經》的意思，你的布施一個重要理由應該就是，我要透過布施開顯我自性的功德，是這樣子想的，這叫安住實道。你能夠知道「法法消歸心性」，所有的法門都在開顯自性的功德，無有少法可得，那麼你就是怎麼樣？「我定當作佛。」因為你已經走上了一個成佛的道路了。

一般來說，一尊佛要滅度，就是只有一種情況出現：他的法緣已經盡了。你看釋迦牟尼佛，古德說，釋迦牟尼佛，按說他的壽命可以到一小劫，但是他沒有把它用完，他八十歲就往生了。為什麼？因為他「所應度者，悉皆已度；其未度者，皆作得度因緣」。就是釋迦牟尼佛他成佛以後，跟他有緣的眾生，善根成熟的全部度完了。他最後一次度的，是他躺在病床上時，一個叫須跋陀羅的人，八十幾歲了，平常可能很懈怠，聽到佛陀要滅度了，趕快衝過來見佛一面。佛陀跟他講四聖諦，最後成就阿羅漢果。度完以後，釋迦牟尼佛知道，他的今生該度的都度完了。所以未來怎麼樣？就是法寶流通了，就隨緣了，給眾生栽培善根了。所以一尊佛會滅度，表示法緣已經窮盡，他該度的都度了。所以這個地方就是，一個佛的法緣的深廣，就決定一尊佛住世的長短。

天台智者大師把學佛分成兩大塊：一個叫般若道，一個叫方便道。基本上般若道跟方便道的共同點就是，你要安住一念心性，就是真實的法。我們講過很多次，真實的法它不能有變化，它必須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所以它本身不能是一個修來的東西。你說你心性修來的嗎？不可能。空性是修來的，假觀是修來的，心性眾生本具、諸佛所證。諸佛只是覺悟了這個真理，不是把心性給創造出來。所以一個人怎麼叫成就般若道呢？他首先一定是迴光返照，找到自己的清淨本性，在那個地方安住。這個地方就是般若道的基礎。所以，在一心三觀當中，一心叫做實法。

當然，你也不能老是講「何期自性，本自清淨」，那你就執理廢事了。所以你要怎麼樣？要操作權法。什麼叫權法呢？就是空假中三觀叫權法。當我們在一念心性安住以後，用空觀的智慧，用無常、無我的智慧調伏心中的愛取，一直到破了我執跟法執，入了初地，這個般若道就完成了。

#### 經文：

**長者見是大火，從四面起，即大驚怖，而作是念：我雖能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患，無求出意。**

這個長者本來要對這個三乘的有善根的人採取行動了，但是正當他要採取行動的時候，後來「長者見是大火」。這個見不是用眼睛，佛陀用的中道的智慧眼，照見凡夫在五蘊身心當中累積了太多的煩惱罪業。這個遮障太重了，就是這個火已經從身、受、心、法四面而忽然生起了，所以這個時候這個長者生起廣大的驚怖。這個驚怖不是長者內心的害怕，而是大悲心。他是這樣想：作為一個佛陀，我的應化身的本質安住在清淨法身，所以對我來說，煩惱不能障礙我，業力也不能障礙我。佛陀有四無所畏，佛陀不畏懼任何的煩惱、業力。所以，我的清淨法身的功德力，可以在這個三界火宅當中的門安穩地出入。但是，這三乘的諸子都是凡夫位，過去生雖然栽培善根，但是都沒有入見道位，所以都是在資糧位這個地方進進退退。

那麼這些資糧位的三乘的善根人，「於火宅中」，有兩件事很嚴重：第一個，「樂著嬉戲」；第二個，「不覺不知」。就是說，本來起火了就應該感到害怕，但是為什麼他不感到害怕呢？因為火中有快樂。這些人為了貪求快樂，樂著嬉戲（這個嬉戲就是貪著五欲的快樂），所以對於火這件事情，就「不覺不知，不驚不怖」。

其實覺跟知都是一種智慧，它的本質是一樣，只是粗細不同：覺比較粗，知比較細。「不覺」就是沒有聞思的智慧。聞思就是一種觀照力、調伏力。「不知」就是沒有修慧。當然，沒有聞思就沒有修慧，沒有斷惑證真的力量。因為不覺不知，所以對於這個火對我們產生的結果就不驚不怖。

第二個，火不但是燒掉你今生的快樂，更重要是燒掉你的善根，特別是大乘的善根，讓你退轉。但這三乘的諸子對於來生的傷害、退轉，他也不覺不知。所以，當他追求快樂、跟火接觸的時候，受到火的逼迫而感受到一時的痛苦，他也沒所謂，「心不厭患，無求出意」。

那麼他為什麼不覺不知呢？因為他「樂著嬉戲」，關鍵在這。這個樂著嬉戲是整個核心思想。樂著嬉戲，蕩益大師解釋，就是我見的顛倒。就是這個人他想要去追求一種快樂，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追求快樂以後，他要主導這個快樂，掌控這個快樂。這種情況，在唯識學叫做取相惑，他心中有一個相狀。

生命的可怕，不是生命本質，而是你不知道它的真相。我們為什麼不知道真相呢？因為我們心中有一個相狀在引導我們。你看有些人，他的取相是財富。因為他過去生可能深受貧窮之苦，所以他把這個財富就想得特別的重要。我前生為什麼很多理想抱負不能實踐？就是沒有錢。所以他的取相在金錢。有些人希望得到別人的讚美，博取好的名聲；有些人把感情這個相狀放在心中……

總之，身為一個凡夫，我們一生經歷了很多老病死的折磨，但是我們一點都不害怕。為什麼？因為我們心中有一個相狀在引導我們。這個相狀可能是財富，可能是感情，可能是名聲，各有各的相狀。這個相狀如果不拿掉，不要說成佛了，可能把過去的善根都破壞了。

佛陀出世以後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嚴重性不是三界起火，而是不覺不知。就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執著點，自己的攀緣的追求點；然後，為了追求這個東西他什麼都不怕，你讓他生生世世輪迴他都不怕。這個就是人生的盲點。

**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已。**

眾生追求五欲，他是用什麼方式來追求？他就是用五蘊，身、受、心、法，尤其是感受跟想像。我們凡夫追求快樂是直覺式的。你要讓我追求這個東西，第一個，在我的生命經驗你要給我快樂。他為什麼喜歡追求美好的名聲？他就是曾經在別人讚美當中受到極大的快樂。他有實際的生命經驗，他由感受而產生重大的想像，最後產生執著，就住在這個五蘊的影像裡面。所以我們是把這種五蘊當作追求快樂的根本。

其實，五蘊是痛苦的根本，所以我們叫做苦中作樂。本來進入減劫以後，這個五蘊就充滿了煩惱罪業。以佛法的意思，其實是少用五蘊、多用一念心性，尤其少用這個感受跟想像。你要脫根、脫塵、脫識，就是離相，其實離的就是五蘊。按照佛法的意思，這個五蘊就是地雷，就是五顆地雷，你少碰為妙。所以，一個人要往生，到晚年的時候你的感受要淡薄，你的妄想要減少。就是說，你五蘊活動越熾盛，你的業力就越重，這是個指標。

所以這個五蘊，對凡夫來說不是好事。但是我們對五蘊不瞭解，不知道是眾苦之本。

更嚴重的是，我們不知道「火」。這個火就是攀緣心。我們要去挑動五蘊，讓這個五蘊的活動更熾盛！我們不知道，這個五蘊一旦起火以後是會破壞善根的。當五蘊起火以後，那叫一個失，就產生了一種墮落三惡道的過失。

所以，佛陀曾經想用大乘的調伏法門來調伏他，但是沒有效果。他們只是東西走戲，就是一次一次地生死輪迴，「視父而已」。雖然眼睛看著佛陀，但是不順從佛陀的教誨。就是對佛陀雖有信心，因為過去生跟佛有緣，但是卻沒辦法接受佛陀的教法。

為什麼大乘的誠門對三乘人產生不了效果。大乘的調伏跟聲聞的調伏不太一樣。聲聞人調伏就是對立的，有我就沒有你，有你就沒有我，我就必須用極端的方式。「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但期自度，不欲度人。」煩惱就是煩惱，我跟你勢不兩立。正念生，煩惱不能生。二乘的教法為什麼效果好？因為它對立。

大乘佛法強調圓融，它強調「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用中道的實相來對治煩惱的時候，他說「猶如蓮華不著水」，但是「亦如日月不住空」，所以，它這個非空非有的思想相對來說力道薄弱。

就像我們說的，大乘佛法經常講借假修真，說我可不是貪求五欲，我是在歷練。可能你剛開始是在歷練，但是，你借假修真，可能一不小心就弄假成真。

所以，大乘佛法對凡夫的操作為什麼困難呢？因為大悲心跟攀緣心很難判斷，一念之間而已。大乘的調伏法門對這些三乘的諸子來說也是一樣，法大機小。就是說，其實佛陀一開始是真的想把他們大乘善根一次直接地啟動起來，但是無奈，大乘的功德法的攝受、大乘的對治法的調伏，對聲聞人來說都不起作用。

小乘善根不怕火，因為有火反而激發他的出離。所以，火燒掉的是大乘善根；而這些三乘人如果不出來，他大乘善根一旦全部燒掉，這個娑婆世界就沒有人可以修大乘法。也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示現成佛了，所以應身佛也沒了。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諸位！你不要以為佛陀把他們帶出來只是保護他的小乘善根，佛陀是保護他的內心深處那個大乘善根，所以先證得阿羅漢果是一個方便。因為先證得阿羅漢果，先遠離火宅，然後再說《法華經》，再啟動他內心深處的大乘善根，這個是佛陀的布局。為什麼？因為火燒得太厲害了，咱們沒有時間等。這就是佛陀當時的情況。所以說，「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如果不趕快出去，可能佛陀的應化身跟三乘的這些人的大乘善根全部燒毀了！所以我趕快要想辦法，用車子先讓他們離開三界，這是唯一的方法。

佛陀所有的大弟子，沒有出家之前幾乎都做過外道。外道都喜歡修禪定，喜歡冥想，就是喜歡寂靜。其實禪定的寂靜樂，跟二乘的涅槃寂靜樂非常接近。差就差在，禪定的快樂是可以破壞的，因為他的「我」沒有消失掉，他還知道「我」在享受禪定，他那個我執還在；涅槃是沒有「我」，它就是一片寂靜，沒有一個「我」在掌控這個寂靜。就差在我空，但是他那



個寂靜的快樂所現的相狀很像。所以，這些人小乘善根強！

經文：

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

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

羊車比喻聲聞的道果，就是四諦法。為什麼羊車比喻聲聞人呢？因為聲聞人，他是根性比較遲鈍。你看聲聞，他經常要跟隨佛陀，就跟羊一樣。羊多附人，羊大部分都是有人在照顧，在引導的，所以羊車就比喻聲聞法。

鹿車比喻緣覺，因為鹿喜寂靜。鹿是不受管制的，牠不喜歡被別人圈養，牠喜歡自己跑來跑去，喜歡獨自一個人寂靜，就是比喻緣覺乘。

牛車比喻菩薩，因為牛能夠堪負重任。菩薩的忍力，他能夠荷負眾生。

那麼這三種車子在哪裡呢？在三界火宅之外。你們如果得到以後，就可以自在遊戲。你不就是喜歡遊戲嗎？追求三界的遊戲，結果你被火所燒。我現在給你這個遊戲，沒有火所燒，你得到更好的快樂而且沒有過失。所以汝等於此三界火宅，要趕快出來，因為這三部車就在外面等你。你出來以後就能夠「隨汝所欲，皆當與汝」。你喜歡寂靜有寂靜，你喜歡功德有功德。總之，這三個東西我準備好，就在外面等著你來取。就施設三乘的方便。

「互相推排」，這個「推」指的是智慧的觀照，「排」就是調伏煩惱。他每一次的觀察四聖諦，觀察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用這個不淨、苦、無常、無我來觀察他的身心世界，他的智慧，不淨、苦、無常、無我四種智慧就越來越堅固，那麼它所帶動的煩惱罪業就慢慢排斥掉了。

其實，佛陀一開始是要用大乘的調伏法門來對治的，但是發覺不行，因為眾生善根太薄弱了。大乘佛法很強調信心。這個火宅不是燒一天兩天，它是生生世世這樣燒下去。而大乘佛法的問題就是，它不是馬上可以成就。你在三界火宅當中，就像印光大師說的，如逆水的魚，就是你要逆流而上。你每天用功，在娑婆世界修行。印光大師的說法是，你每天用功，頂多是保持原狀，就是這樣，因為你前進的動力剛好被整個環境對你的傷害抵消。這個是有用功的人。那你要不做功課，其實你在退步，因為大環境是讓你退步。就是你在三界裡面生活，退步是正常的。所以，你在三界火宅當中用功十分，真正得到的受益可能只有兩三分。所以，佛陀發覺這個方式對末法時代眾生不適合了，就是用直求、面對的，不可能了。

所以佛陀採取了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我既然沒辦法面對它，那我先出離，把這些三界眾生先帶出去，遠離惡因緣。所以佛陀講出了空性的道理，以空性來當作悟入中道一念心性的前方便。

這個空性指的是什麼呢？我空的真理。因為法空不障礙你生死輪迴，法空是障礙菩薩道。就

是說，咱們一步一步來，法空既然不障礙生死，你這個人法執很重，你還是可以往生。當然你以後要小心，你往生以後就要面對你的法執。就是說，三界裡面最重要的生死業力就是強作主宰。你看有些人臨命終的時候他走得很自在，佛號念幾句他就走了，他生死業力淡薄；有些人他是從白天念到晚上，他就沒辦法走，背後牽著他的那個生死業力的繩子綁得特別緊。你自己招感的！什麼事你都想主宰，結果弄得你的生命「心有千千結」。所以，在整個生死輪迴中，淨土宗帶業往生的關鍵，就是「放棄主宰」這四個字，就是我空的真理。生命是不可以主宰的，你不要自作聰明，你也不要自討苦吃。

所以，透過無常故苦，苦即無我，看到人生是變化的，變化裡面你沒有辦法去掌控的。就像祖師說的，如果一個人可以主宰，你怎麼會變老？你怎麼會死亡？沒有一個人希望老病死，但是你還是要面對老病死，這表示人生沒辦法主宰，業力說了算。所以，佛陀一開始是在解脫當中強調「滅色取空」，這個「滅」就是出離。

為什麼佛陀要下這麼重的藥，要出離？就是說，它這個我空，這個聲聞的空法，跟大乘的空法不一樣。大乘的空法叫做緣起性空。我為什麼不貪愛你？因為你不真實。我相信，沒有人會貪愛空中的彩虹，因為它本來就如夢如幻，它沒有真實體性。它一下子有，一下子沒有，它是因緣生、自性空。那麼大乘佛法，只要「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他就可以過關了。

但是對於煩惱重的、善根淺的人，這個法力道不夠，法大機小。所以佛陀必須要添一些助緣，就是強調苦諦。所以諸位！聲聞的空性是跟苦諦結合，它是帶有出離心的。就是說，我離開你，並不只是因為你沒有真實性、不值得我追求，我離開你是因為你傷害我，這是重點。它是苦諦，它是苦諦為一個出離心的。所以小乘的空性跟出離是結合在一起的，就是說，我離開三界，並不是因為三界不真實，是因為它給我痛苦，關鍵在這兒。

我們看淨土宗，淨土宗某種程度也是帶有滅色取空。你看我們離開娑婆世界，在《阿彌陀經》給我們的法義就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為什麼要這樣子呢？因為我們凡夫對感受是很在意的。你看我們一個人，為什麼會喜歡某一個人？因為他給我感受好。重點不是這個人怎麼樣，是你給我感受好。我們為什麼會喜歡某一個東西？因為你使用它的時候，它會給你快樂的感受，就這樣子。所以感受會影響到你的思想，色、受、想、行、識。這就是為什麼極樂世界要創造這麼多快樂。其實，要是初地菩薩的話，七寶池、八功德水，對他來說有沒有差不多。聖人往生只有一個理由，就是見佛聞法。他是要進步的，他是去那邊學習的。凡夫的理由有很多，但是其中一個理由是不能夠沒有的，就是「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因為我們太注意自己的感受。

佛陀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所有的眾生都重視感受。你為什麼願意留在娑婆世界？因為你認為娑婆世界給你快樂。佛陀告訴你，有一個更快樂的東西，叫做界外的涅槃。他告訴你說，三界的快樂，雖然給你一時的快樂，但是你怎麼樣？你不得自在，還有過失。「以有煩惱故，有諸罪業故，有老病死故，非實安樂住。」你追求三界的快樂要付出慘痛代價，你一定會起煩惱，得到就起貪心，得不到就起瞋心。追求快樂的過程起煩惱，起煩惱你就造罪，造罪以後你就要墮落三惡道，所以這種快樂不是好的快樂，是要付出代價的快樂。

那怎麼辦呢？佛陀說，界外有涅槃，是一個沒有過失的快樂。佛陀用滅色取空的意思就是，帶有苦諦的我空思想等於下了重藥。那也沒辦法，因為眾生根機薄弱。如果只是說，你離開以後能夠追求無上菩提。他聽了以後他沒辦法接受的。

所以，佛陀從三界火宅當中，先把三乘的諸子透過我空的思想帶出來。就是佛陀放棄了一次到位的成佛之道，所謂《華嚴經》的成佛之道，這個地方風險太高，容易退轉。所以佛陀把成佛之道分成兩階段，就是先把大家帶出三界火宅，先安住在我空的思想，然後再對接，從解脫道把它對接到般若道。這是整個《法華經》要強調的觀念。

諸位！我們每一個離開三界的人有很多理由，小乘人的理由是為了追求涅槃的快樂，我們淨土宗是為了極樂世界的功德莊嚴，所以我們剛開始修學或多或少帶有法執。如果什麼都不要，你修行就沒有動力了，因為凡夫是「有所得」。他以前有有所得心。佛陀說，那你這樣，你把有所得的心放在三界火宅，那更恐怖；乾脆佛陀也創造一個假名假相，讓你有所得。所以佛陀就說，沒關係！這個法執我有辦法處理，我到法華會上「會權入實」，再來處理這個法執。所以佛陀一開始是這樣：先以欲鉤牽，再令人佛智。這個就是佛陀度化眾生的策略，就是反正先想辦法把你從三界帶出來。

帶出來以後，現在的問題就來了，就是從我空的智慧怎麼樣回歸到心性。這個就是內觀的思想。我們剛開始修學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仰仗三寶的加持。在三寶裡面最重要是法寶，因為佛是說法者，僧也是說法者，真正的皈依三寶在法寶。所以我們剛開始是依法力修學，產生法執。正常，而且是必須。但是後半段這個變成障礙了。這個時候，你會歸到一念心性的時候，你要觀想「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自具足」，開始修「無所得」。所有的法只是在啟發內心的功德，它只是一個助緣，叫做借法修心。所以我們從解脫道而趨向於般若道的時候，就是要怎麼樣？「法法消歸心性」了！否則你就沒辦法成佛了。沒有一個人成佛是靠法力成佛的。靠法力可以讓你了生脫死，成佛是靠自性功德力。你要開顯內在的功德力，你開始要內觀，從外修而趨向內觀。

所以，《法華經》為什麼要「會權入實」？《法華經》告訴你一個觀念：所有的法門其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開顯你自性的功德。只是剛開始佛陀沒有明確地說明，如此而已。這權法只是一個方便。所以從空性而悟入心性，這是一個從解脫道轉成菩提道的關鍵。如果你這個方法不會，你就只會解脫而不知道怎麼成佛了。等到你會歸到般若道的時候，就開始先萬行回歸一心，然後再發起菩提願，一心緣生萬法，開始修方便道，修假觀，從空出假，這個時候開始莊嚴淨土、成熟眾生。

這是佛陀當初來到三界以後對弟子們的一個規劃，叫做兩階段式的教育，先成就解脫道，然後再對接到菩提道。

當然，這個是不得已的。理論上，從《法華經》的思想，你越早對接對你越好。為什麼有些人成佛快，有些人成佛慢？其實，我執影響的是前半段，真正法執影響的是後面兩大阿僧祇劫。就是你這個人法執越重，你後面越難走。所以你看我們三大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只是處理煩惱的問題，我執引生煩惱嘛；我們花了三分之二的時間處理法執的問題，就是你的智慧、你的胸量、你的格局、你的善巧。這個處理法執是很難學的，那要廣學無量法門，

融會貫通。

你要思惟，三界的受生沒有你想像的這麼快樂。我們凡夫不可能去涅槃，所以我們來生只有兩種選擇：第一個，繼續輪迴；第二個，往生淨土。你只有兩種選擇。生命你是沒辦法拒絕的，那是「萬般皆是業，半點不由人」，所以你最好是趕快想清楚。你不要等到臨命終想，來不及了。就是說，反正你有一天會死亡，然後就是你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個，把你今生所修的福報來生享受快樂，把它花完。這是第一個，來生的快樂補償你今生的辛苦，然後你第三生就危險了，就這樣子。這是你的選擇。另外一個就是，好，既然三界的快樂有過失，我不要了，我到淨土去。

**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踊躍。**

「是時」，就是在這些諸子經過努力修學離開三界火宅那個時候，剛剛離開那個時候。長者看到三乘的諸子安穩得出，就是終於離開了三界火宅了。那麼離開以後到了哪裡去呢？「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在這個四聖諦的智慧引導之下（四聖諦本來是四個智慧，但是你慢慢修了以後，就開出了四個安全之道）而離開了火宅。這是四個智慧產生的四個通道。這個通道到了哪裡去呢？「露地而坐。」到了一片沒有火的空地，這三個人就坐下去了。

「露地」這個「地」，我們解釋一下。這個地，有兩種解釋。從聲聞人來看，他自己認為這個地是我空的涅槃，就是涅槃寂靜樂，這個是一個地。那麼從實法，就是佛陀來看，其實聲聞人就是安住在實際理地，就是一念心性裡面的「即空」。其實他的我空，跟「一念心性當體即空」那個我空，跟那個「即空」是相應的。所以佛陀的看法是，他就是安住在真如本性的空性裡面。聲聞人自己認為我是在偏空的一個涅槃裡面。當然這兩個沒有衝突，一個是實法，一個權法。「無復障礙」，身心沒有各式各樣的煩惱障、業障、報障。「其心泰然」，內心生安穩快樂之想。這個地方是說明諸子的情況。那麼長者看到以後是怎麼回事呢？「歡喜踊躍」，佛陀的方便門成功了。

這個地方蕩益大師特別提出來，這個「露地而坐」，為什麼用「坐」這個字？你到了空地，應該跑來跑去，跑東跑西，應該很自在。它這個地方是特別形容聲聞人住果不進，他不走了。所以諸位！修行除了智慧，還跟你發的願有關係，你的願不能發得太小。如果發得太小，你到了那個願以後，你自己會停下來。因為聲聞人一開始設定的目標就是離開三界，所以他離開三界以後就覺得大事已辦了。這個地方如果佛陀不出手，這個二乘人是有可能會就在空地裡面坐下去了。所以佛陀知道，這個地方必須要改變法門了，從四聖諦的無常、無我帶出來以後，是時候該「開權顯實」了。因為他已經怎麼樣？在那個地方坐下去了，不想動了。

諸位！法是要眾生來啟請的。所以佛陀雖然看到他們露地而坐，佛陀要等待他們來索車。這個索車很關鍵，你們要來請法！所以佛陀他是這樣子。蕩益大師解釋說，他們為什麼索車？表示他們沒看到車。按說，如果說三界以外有三部車，這諸子一出去應該馬上就看到三部車，結果他在空地裡面坐著，什麼車也沒有。這表示什麼？這有兩層意思：第一個意思，佛陀說的這個三車是一個過程，其實你已經得到了。我問你，你修四念處的時候，你觀察你的

身心世界不淨、苦、無常、無我，你是不是有一種寂靜的快樂？這個就是涅槃寂靜樂。這個三車是一種權法，就是其實你過程都已經有了，你現在就是涅槃寂靜樂了，哪有什麼車子、哪有什麼結果呢？那麼為什麼有一個車呢？第二個是讓你索車。索車以後，佛陀會給你另外一個大白牛車。

所以諸位！三乘的諸子離開三界以後，沒有羊車，也沒有鹿車，也沒有牛車。就是因為沒有，他們才需要索車，跟佛陀要。

這個地方蕩益大師又做了三種的說明。他說，其實，這個三乘人索車就是怎麼樣？他們準備要換跑道了，要迴小向大了。他說這個索車，其實三種情況都有索車：

第一個，方等時。方等時聲聞人叫做「機索」，根機的機。諸位你們還記得嗎？我們前面幾堂課講到，方等時「彈偏斥小，歎大褒圓」，佛陀把大乘的功德跟小乘一對比，小乘人得到很大的刺激。其實這個時候某種程度已經刺激他內心深處的大乘善根，叫做機索，他的根機已經觸動了，所以他才生起疑惑，於方等生疑。這第一個，機索。

第二個，般若時叫做「情索」，心情的情。到了般若會上，佛陀讚歎菩薩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而且更重要的是跟菩薩授記，廣談大乘的因地修學。那麼這個時候，諸子們聽到以後心情上已經怎麼樣？好樂大乘！只是一時法執太重，改不過來。所以在般若會上產生「情索」，就是他在感情上已經對大乘生起好樂了，只是沒有付諸行動。

到了法華會上叫做「口索」，嘴巴的口索，那叫親自索，索車。這個人願意索車，就表示這個人大乘善根得度的因緣成熟了。這個「口索」，祖師解釋就是，舍利弗尊者前面的殷勤三請就是口索。

我們佛教講到成佛之道，其實是分成兩大部分，就是佛陀把成佛之道分成解脫道跟菩提道。

為什麼要切成兩塊呢？因為解脫道跟菩提道修行的方式不太一樣。解脫道的特點在契機，就是你要滿足他的心願。解脫道，你講太多的道理：我講的道理是圓滿的，我上契十方諸佛之理。沒有用！你倒不如下契眾生差別的根機。所以它這兩個的重點不一樣。解脫道就是你要讓他心甘情願地願意去做。因為凡夫在三界生死當中，他的問題太複雜了，他必須要先有個突破口。凡夫不容易，那叫一個內憂外患，外有業力果報之火，內有煩惱火。

當然，這都是他自己招來的，但時至今日他也沒辦法。你要讓一個人了生脫死，那是要大善巧啊！所以你看，三界只有一道門，這個門又小小的，而且你又不能拖。就是說，你如果離開了三界，你說：我到了極樂世界，我不著急，反正時間多了去了，我有三大阿僧祇劫，「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沒關係！你兩三天不做功課也沒事，兩三年不做功課也沒事。

但是，三界裡面不一樣。你只要今生沒有了生死，你來生就充滿變數。就是說，三界的修行，第一個，你要掌握時間，它沒有那麼多時間跟你慢慢耗。你萬一到三惡道去，你把大乘善根給破壞了怎麼辦？這善根栽培不容易，你一破壞，離開三惡道之後，心識闇鈍就完蛋

了。所以，三界的解脫，要緊的就是契機，而且要快，因為你拖得越久，這個變數越大。它必須要快打，這個節奏要快。所以，佛陀對三界眾生的解脫道是採取差別相：我沒有意見！為什麼佛陀說他對凡夫沒有說法？佛陀是為初地以上才真正說他自己的法，才講真話。佛陀對凡夫所講的話，很少是他自己想講的。就是，既然你是這樣子，那我就順著你的意思來引導你。就是「隨順差別」，但最後「會入平等」。

你一旦離開三界，佛陀的口氣馬上改變，因為你沒有必要施設方便了，後面要走的路也不是解脫道，那叫一個菩提道。菩提道只有一條路，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操作你心中的大白牛車，只有這條道路。不管你以前是親近什麼道場，你是修布施的，他是修持戒的，那個都沒有用，那個過去了。現在會歸到一念心性，跟你過去接觸過什麼人，以前學過什麼法，完全沒有關係了。那個都是因緣所生法，那個是已經幫你完成了初階段的解脫道的任務。現在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把你自性本具的大白牛車啟動，每一個人都一樣。所以，入了界外以後，每個人只有一部車子了，因為他沒有什麼根機的問題，也沒有什麼好樂的問題，完全就是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

經文：

**是朽故宅 屬於一人 其人近出 未久之間 於後宅舍 忽然火起**

**棟梁椽柱 爆聲震裂 摧折墮落 牆壁崩倒**

這個三界之宅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朽，它是一個破敗之宅；第二個，故，它是一個老舊之宅。又是破敗，又是老舊。但是，雖然破敗老舊，它是有人管理的，它是有一個人在管理的。這個人是誰呢？就是佛陀。三千大千世界是整個佛陀教化之區。但是不幸的是，「其人近出」，佛陀一期的教化，他不能永遠住世。法身、報身是可以永久住世，但是應化身是要跟眾生互動的，他跟眾生的法緣窮盡以後，佛陀只能夠示現滅度。滅度經過一段時間以後，這個三界的宅舍就忽然起火。忽然起火就是說，它不是馬上起火的，眾生的業力也是慢慢累積的。因為我們進入到滅劫的時候，人的造業越造越重，慢慢累積、慢慢累積，等到大家的共業大到一個程度以後就忽然起火，表示這個火是不可預測的。

這個地方說到三界這把火是怎麼來的，簡單地說就是去佛久遠。我們後面會說到，三界的火是天不怕，地也不怕，它就怕佛法的智慧，其他它通通不怕。你修人天善法，這個火也不怕你，它照樣燒你；你修苦行，它也不怕你；你乃至修四禪八定，你用高深的禪定，火照樣燒你。這把火它就怕我空的智慧，其他它什麼都不怕。

無常敗壞之火就是「摧折墮落，牆壁崩倒」。等到一段時間以後，這個火就讓我們的色身氣斷骨離。「摧折墮落」就是斷氣了、骨頭也分開了；乃至「牆壁崩倒」，就是四大地水火風分散，然後骨頭也消失掉了，就是這個人完全死亡。

這個火對我們有兩種影響：第一個，使令我們的身心莫名其妙就躁動不安。你今天在這裡，你也沒有生病，也沒有怎麼樣，你就覺得「弟子心不安」！當然，你要平常一天到晚動來動去你也不覺得，但有在打坐的人，一靜下來就知道這個環境是動蕩的。就是說，我們所處的身心世界不是停止的，它是一個動態的環境。它就像流水一樣剎那、剎那地變化，讓我們從

生到老，最後無常敗壞。所以，這個火造成了身心躁動跟壽命短暫，更可怕的就是壽命的短暫。

經文：

長者兒子 得出火宅 住於四衢 坐師子座 而自慶言 我今快樂

此諸子等 生育甚難 愚小無知 而入險宅 多諸毒蟲 魑魅可畏

大火猛燄 四面俱起 而此諸子 貪著嬉戲 我已救之 令得脫難

「契機是妙法，治病是良藥」。三乘的諸子，佛陀施設了這種涅槃的快樂來引導他，結果相應了。相應以後就怎麼樣呢？可以說是「馳走而出，到於空地」。到於空地以後，我們看長者對這件事情他的反應怎麼樣？「長者兒子，得出火宅。」終於離開了三界火宅了，住在這種四諦的道法當中。

這個時候長者是怎麼樣？「坐師子座。」我們前面說過，佛陀剛進入火宅的時候看到火燒，佛陀是在門外立，佛陀是站著，非常的怖畏，是很著急的。這個時候把他們諸子帶出火宅以後，佛陀是坐下來了。坐下以後，心中甚自慶幸，說，「我今快樂」，我現在的心情不再感到驚怖了，而是怎麼樣？非常快樂。為什麼呢？「此諸子等，生育甚難。」這個三乘的諸子，我對他們是生也難、育也難。什麼叫生呢？就是過去在兩萬億日月燈明佛當中，我不斷地栽培他們的善根，叫做生，過去以大乘的善根來生。第二個，今生以小乘的四諦法來教導，叫做育，讓他成熟。所以他的生跟育都甚難。

諸子因為「愚小無知」，根鈍遮重，「而入險宅」當中。在那裡「多諸毒蟲」，就是貪瞋煩惱；還有「魑魅可畏」，各式各樣的邪見；加上「大火猛燄」，眾生的共業互相地影響，所以說是身受心法四面起火。在起火當中諸子們完全不在乎這個火，他在乎的是心中的妄想，怎麼樣滿足心中五欲快樂的那個妄想。所以佛陀用另外一種快樂來引導他們，把他們帶出三界。今得脫離三界，「是故諸人」，得以免難，而我的內心感到快樂。

這個地方我們說明一下。照理說，施設三乘不是佛陀的本意。佛陀出世本來是要直接讓我們成佛的，按照佛陀的本意，他是不想走那麼多彎路的。所以，施設三乘對佛陀來說即便成功了，他應該是心情有所遺憾才對。就是說，佛陀本來給你更好的東西，結果你只得到次等的東西，按說佛陀應該是有所遺憾。那麼為什麼佛陀說「我今快樂」？

他的理由就是這樣子，因為「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佛陀很清楚，這個人，我只要有辦法把他引導離開三界，後半段我一定會讓他對接的，一定可以的。所以古德說，為什麼佛陀說「我今快樂」呢？因為只要這個人入了聖位，他一定會相信真如的法門。除非你是凡夫，你聽《法華經》你不相信，你不知道「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其實，每一個法門一定要進入真如的，你不可能永遠心外求法，你不可能在真如之外創造一個空性，永遠住在心外的空性，沒有這回事情。

所以，雖然這些人沒有進入真如本性，沒有達到佛陀預設的目標，但是佛陀心裡有數，這些人已經跑不掉了，因為他走的路是「為實施權」。只要他入聖位，入空性，不管這個空是小

乘的空，是心外求法、帶有法執的空，通通沒關係，佛陀一定會把他後半段對接過來。所以佛陀是非常有把握的，因為所有的因緣的施設都在佛陀的掌控當中，所以佛陀「我今快樂」。

經文：

**三界無安 猶如火宅 眾苦充滿 甚可怖畏 常有生老 病死憂患**

**如是等火 熾然不息**

最後總結一下火宅喻：為什麼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佛陀來到人世間以後，他老人家的本意是要直接開示佛的知見，讓我們眾生直接悟入真如佛性而生起修學，但是這當中產生了變化。為什麼呢？譬喻品中有一句話，說「長者見火，生大驚怖」，就是說佛陀來到三界以後，他突然間看到三界起火了，所以內心感到恐怖而改變心意，又「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那麼到底佛陀為什麼見到火就會這麼恐怖呢？這個火到底什麼情況，會讓佛陀生起驚怖而改變心意？我們簡單做一個說明。

在《楞嚴經》上說，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本體，一個是作用。本體是不變性的，你的心的本體，跟我的本體，跟佛的本體是一樣的，因為它不會改變，你造善它也不會增加，你造惡它也不會減少，它永遠是一種清淨本然、周徧法界。但是作用就變化了，它隨我們善惡業力的熏習會出現不同的相貌。所以《楞嚴經》簡單地把眾生法界的心歸納成兩種相貌：一種是生滅的相貌，一種是不生滅的相貌。它的意思就是說，當我們的內心出現一種生滅的、躁動不安的相狀，那這種人是容易墮落的；那麼如果有一個人，他的心出現一種寂靜的、不生滅性的相狀，他是容易超升的。

比方說淨土宗，你平常做什麼功課也沒人知道，但是我們從結果來看，到了晚年你的內心是出現一個什麼樣的相狀，從結果看就知道你的過去的因地。如果一個人到晚年的時候躁動不安，從《楞嚴經》的角度，這個是不吉祥的，因為躁動不安表示你來生會比今生差，就是你的生命是往下墜的，可能到餓鬼、地獄、畜生。如果人往下墜的話，那就是三惡道了。如果你到晚年的時候，經過一輩子的修學，你晚年的相狀是寂靜安穩，恭喜你！你來生，當然也不一定往生淨土，也可能跑到天上去，也可能是到淨土去。總之，你的心在晚年出現寂靜安穩的相貌，那你來生一定會比今生更好，你是增上的。所以《楞嚴經》的解釋就是說，當我們的內心出現寂靜安穩，是一種功德相；出現是過失相。但《楞嚴經》沒有解釋為什麼。

《法華經》就解釋很清楚說，我們的身心如果是躁動不安的，它就像一把火，就是說，躁動不安本身不是罪業，但是它會把你內心深處的煩惱跟邪見—這個毒蟲、猛獸、這種鬼魅，逼出來。同樣一個人，同樣是凡夫，你把他丟到一個動蕩不安的環境，他容易起煩惱；相對的，你把他放到一個寂靜安穩的地方，他容易生起正念。

佛陀出世的時候是一個五濁惡世，他看到整個身心世界已經進入一種動蕩不安的情況。當



然，三界本來都動蕩不安，但是一旦進入五濁惡世的動蕩不安，是非常嚴重了，眾生很可能稍不小心就墮落三惡道。這就是為什麼佛陀生起驚怖，這也是為什麼佛陀要改變策略。因為大乘法門的修學需要長時間的穩定的環境，所以佛陀把一佛乘的思想收起來而開出空性的道理。佛陀的意思就是說，咱們現在先不提成佛之道，先談怎麼樣免除火災，這個比較現實。所以，佛陀從一種大悲心來到人世間，他看到了環境，全盤地考慮以後，決定把成佛之道收攝起來而先講出離之道，就是免除火災比成佛之道更加急迫。這就是佛陀當初為什麼沒有完全說出他內心想說的話，就是因為這把火讓佛陀改變了想法。

大乘佛法的底限：你可以有煩惱，你可以有罪業，但是你不能起顛倒。這是整個淨土宗的底限，這是最低、最底限。煩惱是虛妄的，罪業也是虛妄的，但你起顛倒了，那誰都救不了你了。所以他的指標就是臨終的時候保持正念。就是我不管你罪業有多大，我也不管你過去做了什麼，但是請你臨命終的時候保持正念，然後提起佛號，然後憶念佛陀，然後以佛陀的願力當你的願力，以佛心為己心，以佛志為己志，然後順從本願往生。

其實，你如果把各式各樣的淨土研究過以後，阿彌陀佛淨土真的是很特別，因為他只有共同的願力，他不強調共同的修持，他只要求你持名。所以他這樣子的話就變成怎麼樣？修淨土宗永遠不嫌太晚。因為你如果要求共同的修持，那就不是一生一世的了。所以淨土宗為什麼叫果地教，其他的往生叫因地教？就是佛陀在做什麼，你要跟著做。你要往生到其他淨土，佛陀在修布施，廣修布施，你要跟著做。共同的願力、共同的修持招感共同的國土。淨土宗例外，他沒有共同的修持，阿彌陀佛在做六度的時候我們在造業。但是你要起慚愧心。所以淨土宗它為什麼臨終要懺悔？就是你的思想要純正。就是說它可以不管你的煩惱，它也不管你過去的業力，但是你要怎麼樣？從今以後你要順從本願，然後執持名號。

資料來源：

法華勝境介紹的文字與內容引用自下述大德們的講演與著作。

淨界法師；育因法師；性梵法師；慧嶽法師；道源法師；智諭法師；聖嚴法師；道證法師；印順法師；太虛法師；蕩益智旭法師等。